



幻劍靈旗

梁羽生
作

梁羽生
著

下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
作品集

70

幻
劍
神
俠
旗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剑灵旗/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4-8

I. ①幻…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399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8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 七 回	纷乱残棋 氤氲迷雾	难防情变 另有病因	257
第 八 回	追究祸因 难开心锁	变生肘腋 泪湿罗衣	281
第 九 回	误会重重 危机处处	双雄决斗 外祸齐来	337
第 十 回	力歼奸徒 惊闻叛乱	冰台决斗 大漠驰援	383
第十一回	劫后重逢 孽由自作	现身幽谷 曳尾泥涂	419
第十二回	解脱尘丝 孽开世网	仗他幻剑 奉我灵旗	469

第七回 纷乱残棋 难防情变 氤氲迷雾 另有病因

掌门手谕

上官飞凤道：“申洪，你来告诉他们。”

那个用独脚铜人作兵器的虬髯汉子上前说道：“我们二人奉了主人之命，送一封信给天梧道长。天梧道长知道我们要来扬州，他在看过了敝上给他的那封信之后，就回房间去写了这封信托我们带来扬州，设法交给你们。”

上官飞凤说道：“恰好我知道你们要来楚家找我算账，我就顺便把这封信给你们带来了。你们现在还要和我算账吗？”如果申洪所说属实，华山派掌门给本派弟子的手谕都可以付托与上官云龙的手下转交，华山派门人又怎能够还和上官云龙的女儿为难？

天玑道人面色十分难看，不理会上官飞凤，却对申洪问道：“我们的掌门师兄可有回信给你们的主人？”

申洪说道：“没有书信，只有口信。他叫我们回禀主人，事情他已知道。他多谢我们主人的好意。”

天玑冷冷说道：“恕我说句无礼的话，你的大名我还是初次听见。你在上官先生那儿，恐怕还不是头面人物吧？”

申洪淡淡说道：“不错，我们只是无名小卒，给主人供奔跑用的无名小卒。”

天玑道：“如此说来，我们的掌门师兄会把此事付托你们，我

就不能不有点疑心了。”

他把那封信一扬，接着说道：“各位同门都看过了吧，这封信的格式也似乎有点不对。”

要知天梧道人一向优柔寡断，华山派大小事务，差不多都是取决于天玑道人的。这次天玑道人率众下山，更是作为同门之长的。按说天梧不会对他这样不客气，下“谕”给他。即使是要“字谕”众弟子，似乎也该由他代为“传谕”。但这封信写的只是“字谕本派弟子”，根本没有提及他的名字，竟是把他和一众弟子一视同仁。

玉虚子道：“天梧道长把这封信交给申洪的时候，我是在场的！”

天玑道：“当时你没看过这封信吧？”

玉虚子怫然不悦，说道：“你以为我会偷看别人的书信吗？”

天玑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既没有看过，又怎知是原来的那一封信？”

申洪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玑冷冷说道：“我不知道掌门师兄托你转交的那封信是写给谁的，但我知道贵派的公冶弘先生善于伪造字画，他大可以冒充我们师兄的笔迹，另外写过一封。”

玉虚子忍不住道：“天玑道兄，我不敢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那天我是在场的人，我也曾经听见天梧道长是要你们回山的。”

天玑冷笑道：“玉虚子，我相信你是君子，但这两位仁兄和我却是素昧平生；这位上官姑娘，我也只知道她是卫天元的朋友。”言下之意，对他们自是不能相信了。

眼看就要弄僵，瑶光散人忽道：“我看这的确是掌门师兄的笔迹无疑！”

天玑道人哼了一声道：“何以见得？”

瑶光散人道：“掌门师兄用草书写的那个‘谕’字，习惯是少了‘人’字下面的一划的。他这个习惯，外人决难知晓！”

天玑语塞，半晌说道：“即使是真，但这次的事情，给许多朋友的帖子都是由我发出的，来的时候，你们也曾一致同意由我把

舵，如今岂可半途而废，贻人以虎头蛇尾之讥！”

上官飞凤冷笑道：“哦，原来你就是带头要他们跟你对付我和天元的人，好，那你就做‘老虎’做到底吧。我倒要看看你是老虎还是老鼠！”意思明显之极，那即是要和他作单打独斗的了。

天玑道人即使未曾与楚劲松拼过一掌，对上官飞凤的“幻剑”也是甚为顾忌，此时功力都未恢复，当然更加没有取胜的把握。他硬着头皮说道：“打就打，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口说“不怕”，心中其实是害怕的。

瑶光散人道：“师兄，这不是赌气的时候，请你听我一言。”

天玑人道：“好，你说！”

瑶光散人道：“我以为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替先掌门师兄报仇一事更为重要，天梧师兄既然说以前种种揣测均非事实，那即是与齐勒铭、卫天元、上官云龙等人都无关了。他要我们马上回山，我们岂可违抗现任掌门人的命令！”

天策、天枢等人都是害怕再打下去的，闻言齐声称是。

天玑道人口头虽硬，心中实亦虚怯，正好趁此自下台阶，便即说道：“既然大家都这样主张，那就回山再说吧。姓卫的，这笔账记下，日后再和你算！”

齐漱玉刚才险些被他所擒，气还未消，抢着说道：“牛鼻子臭道士，这笔账卫师兄不和你算，我也要和你算！”

楚劲松不愿节外生枝，说道：“玉儿，不要多言了。你还是回去看你，……啊，你妈已经出来了。”

此时园中大规模的混战已经停止，零星打斗还有一些。穆志遥那班手下也还未全部撤退。园子里仍是闹哄哄的。

楚夫人庄英男放心不下女儿，此时正在出来找她。齐漱玉向她跑去，说道：“妈，我在这儿，我没事！”

她们母女尚未相会，忽又听得有人叫道：“师妹，你回来！”

这个人郭元宰，他在唤他的师妹徐锦瑶。

徐锦瑶披头散发，一面跑一面叫道：“不要管我，我要问问楚伯伯去，问他为什么反而要帮那姓卫的小魔头！”

她话犹未了，忽然斜刺窜出一个人来，一把将她抓住，说道：

“好啦，你要报杀父之仇，那是还得倚靠穆统领的。穆大公子正在想念你呢，跟我回去吧！”

这个人是御林军的军官韩柱国，那班“鹰爪孙”就是以他和鲁廷方为首的。用喂毒的透骨钉伤了卫天元的那个人也正是他。

庄英男见状大惊，飞快跑上去挥袖一拂。

只听得“啪”的一声，韩柱国的脸上起了伤痕，皮破血流，幸好未打瞎双眼。说时迟，那时快，韩柱国已经把徐锦瑶举了起来，当作盾牌，挡着楚夫人了。

他手持匕首，对准徐锦瑶颈背，冷笑说道：“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做齐夫人还是楚夫人，但不管是谁，都不能动这位徐姑娘，她是我们穆公子所要的人，穆公子吩咐过，活的拿不回去，死的也要。你要抢她回去，我就先杀了她！我告诉你，我这把匕首可是淬过剧毒的！”

楚夫人投鼠忌器，空有一身本领，也是束手无策了。

上官飞凤忽地走上前来，笑嘻嘻地道：“你们不过是要人质罢了，我来交换这位徐姑娘如何？你们把我押到京师送给穆志遥，功劳岂不更大？”

韩柱国虽然动心，但一想：“我如何惹得起这个妖女？”连忙喝道：“你别过来，我们要的只是这位徐姑娘！”

上官飞凤叹道：“这可真是令我伤心了，原来我送给人家，人家都看不上眼。”

陡然间，只见寒光一闪，韩柱国晃了两晃，慢慢地倒了下去。倒了下去，喉头方见裂开。原来他已是给上官飞凤以迅如闪电的幻剑杀了。她出手之快、之狠、之准，令得楚夫人都不能不动魄惊心。

啪的一声。上官飞凤插剑入鞘，这才笑道：“你看不上我，我只好杀了你！”

徐锦瑶糊里糊涂得以脱出韩柱国的掌握，吓得呆了。

郭元宰将她扶稳，说道：“师妹，你还不多谢这位上官姑娘的救命之恩！”

徐锦瑶惊魂未定，眼睛看着上官飞凤，讷讷的仍是说不出口来。



上官飞凤使出幻剑，迅如闪电，只见寒光一闪，韩柱国晃了两晃便倒下。

上官飞凤哈哈一笑，说道：“说不上什么多谢。我知道你和卫天元有过节，那件事我也曾经帮过卫天元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也就是了！”

徐锦瑶还能说什么呢？她心里想：“爹爹其实也是罪有应得，难道我还能够当真倚靠穆志遥给我报仇不成？”只好不作一声，默认对方所提的条件，和郭元宰走了。

卫天元道：“楚大侠，这次都是我连累了你！”

此时华山派已经走了，天玑道人请来的那班真假混杂的“侠义道”也都走了，“鹰爪孙”更是早就走得干干净净。但地上却留下十多具尸体，一大半是“鹰爪孙”的。

楚劲松苦笑道：“卫老弟，莫说这样的话。穆志遥早已对我疑心，即使没有你这桩事情，我也是不能在家安居的。恕我不送你啦。”他是忙于部署弃家避难的大事了。

楚夫人走上来说道：“卫贤侄，要是你有机会见到她的爹爹……”

卫天元道：“请师婶吩咐。”蓦地觉得“师婶”这个称呼有点不妥，避开她的目光。

庄英男好像不知怎样说才好，停了一会，方始说道：“要是你有机会见到她爹，托你捎个口信。就说，就说玉儿在我这里，叫他不要挂虑。”

卫天元应诺之后，回过头来，对齐漱玉道：“师妹，今晚多亏你的帮忙。”他也是不知怎样说下去才好。倘若在過去的话，像这样俗套的客气话，在他们之间是绝不会有的。

齐漱玉神情更其落寞，淡淡说道：“恭喜你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师嫂。”

卫天元知道他在姜雪君“灵前”的祷告已经给这位师妹听见了，只能尴尬一笑。

上官飞凤却很大方地和她笑道：“多承谬赞，我和他只是定了亲，未必一定是你的师嫂呢。”

卫天元鼓起勇气说道：“师妹，请你告诉我，雪君的遗体究竟是在何处，安葬了没有？昨晚的‘灵堂’又是怎么回事？”

齐漱玉并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冷冷说道：“哦，你还记得雪

君姐姐，我倒真是要替她多谢你了。”

卫天元道：“我是特地来替她料理后事的。”

楚天舒说道：“听说她的遗体，当天就给人搬走了。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你将来一定会知道的。雪君是我的师妹，这灵堂是我们兄妹为她布置的，只是聊表对她的一点悼念而已。”当他说“你将来一定会知道的”这句话时，有意无意地看了上官飞凤一眼。

齐漱玉冷冷说道：“卫师哥，我替雪君姐姐多谢你来给她祭奠，但我不愿意再见到你了。你走吧！”

卫天元心情激动，忽地只觉一阵头晕，眼前金星飞舞，身形似是风中之烛，摇摇欲坠！原来他中毒多时，又再受了刺激，此际已是支持不住了。

庄英男道：“唉，玉儿，你怎么可以这样气你的师兄？”

上官飞凤道：“我会替他解毒，不妨事的。”当下先点了卫天元的睡穴，跟着吩咐手下将他搬上准备好的马车。

楚家忙于逃难，只有丁勃送她出去。

丁勃说道：“上官姑娘，我要向你请罪。这出戏，唉，真想不到……”

上官飞凤道：“这出戏你唱得很好啊，请什么罪？”原来“这出戏”正是她和丁勃安排的。

丁勃说道：“我虽然没有荒腔走板，但想不到这场戏却几乎弄假成真！要不是你来得及，我都恐怕下不了台。”

上官飞凤道：“上半场是做戏，下半场已经不是戏了。那些人

不请自来，硬要在咱们所编的戏里插上一脚，充当打手的角色，与你有何相干？对付这些人也唯有把他们赶下台去。”

丁勃苦笑道：“那也可以说得是有人要求和咱们唱对台戏吧。但我却有一事不明……”

上官飞凤道：“你是奇怪我怎的会及时赶到吧？按照原来的编排，这出戏我本来是不用到楚家登台的。”

丁勃道：“你已经得到风声？”

上官飞凤道：“不错，我就是因为知道有人要唱对台戏，才跑

来赶他们下台的。保定那晚和你分手之后，我已经知道穆志遥派人南下了，后来在金陵我还碰上穆志遥那位宝贝大少爷呢。”

丁勃说道：“那班鹰爪孙还容易对付，华山那班人的行事却有点出乎我的意外。第一，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好像和齐家有着深仇大恨，他们的掌门被害，本是与齐家丝毫无涉的，他们却冤枉我们的大少爷于前，现在又来诬赖卫少爷。第二，你的手下和那班鹰爪孙打斗，他们竟然明显地帮鹰爪孙。”

上官飞凤道：“天玑那班人来得这样快，我也没有料到。不过他一定要来和我与天元作对，却是在我意料之中。”

丁勃一怔道：“哦，早已在你意料之中？”

上官飞凤道：“不久你就会明白的。嗯，你放心让我把你的卫少爷带走吧？”

丁勃说道：“卫少爷托付与你，这正是少主人和我的共同心愿。好啦，我家小姐不懂事，冲撞了你，请你莫要见怪。”

上官飞凤道：“我怎会和她一般见识。”接着笑道：“这出戏其实也是为了你家小姐做的。她和楚家少爷，从昨晚的情形看来，料想是可以从兄妹变为夫妇了。这才是你家主人最大的心愿吧？”

丁勃道：“多谢姑娘成全他们。”

上官飞凤道：“好，那你可以放心回去了。”

她回到马车，摸一摸卫天元的脉，发觉他的脉象已经接近正常，甚为欢喜，心里想道：“看来他的内功比起一个月前又已大有进境了。虽然他已经服下一颗碧灵丹，中的毒也并非十分厉害，但若是内功的火候不到，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快就好转的。”

申洪似笑非笑地说道：“这次虽然碰上一点意外麻烦，事情总还算顺利。恭喜姑娘。”

上官飞凤道：“快驾车吧，放轻点儿，别惊醒了。”

她哪知道，卫天元的内功造诣尚在她的估计之上，此时虽然还是在睡眠的状态中，但却已有了一点朦胧的知觉了。

卫天元一觉醒来，已经是在公冶弘的家里了。

他一张开眼睛，就看见上官飞凤。

“好了，你醒过来了，先吃点稀饭吧。”上官飞凤说道。

“想不到上次古庙之事，今又重演。这次是你第二次服侍我了。”卫天元苦笑道。

上官飞凤道：“这次和上次不同，上次你是遭慕容垂的毒掌所伤，那老魔头的毒掌要比韩柱国暗器所喂的毒厉害得多。这次我担保你用不了两天就可以恢复如常。”

吃过稀饭，卫天元精神好了许多，问道：“丁大叔呢？”他朦胧记得，好像丁勃是曾出来送行的，故而一开首就问丁勃。

“他回去了。”上官飞凤道。

“你好像是和他说过话，是吗？他怪不怪我不肯跟他回家？”

上官飞凤吃了一惊，说道：“你听见我和他说话？”

“我也不知是否做梦，只是隐约听见他在叫我。不过我想他既来送行，总会有几句话对你说吧？”

上官飞凤这才放下了心，说道：“他的确是对我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早就在我意料之中的。”

卫天元道：“什么事情？”

上官飞凤道：“你猜丁勃为什么跑来楚家？”

卫天元道：“不是来找我回去的吗？”

上官飞凤道：“这只是一半原因。”

卫天元道：“另一半呢？”

上官飞凤道：“你猜猜看。”

卫天元笑道：“那当然是为了我的师妹了。爷爷年老，我和师妹，总得有一个人回去奉侍他。丁大叔消息灵通，他是首先打听到了师妹在楚家，这才来的。”

上官飞凤笑道：“这一半原因，你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卫天元道：“哦，其二又是什么？”

上官飞凤道：“不错，他是为了你的师妹而来。但最紧要的还不是找她回家，而是为了她的终身大事。”

卫天元怔了一怔，说道：“你是说她和楚天舒？”

上官飞凤道：“不可以么？他们既非同父，亦非同母，只不过有着兄妹的名分而已。”

卫天元道：“我并没有不赞同他们结婚之意，相反，他们要是能够成为夫妇，齐楚两家的宿怨也可以化解了。”

上官飞凤道：“这主意是银狐穆娟娟出的，你的师叔齐勒铭亦已同意他们的婚事了。丁勃就是受托而来，玉成此事的。”接着，笑一笑道：“其实用不着丁勃来撮合，昨晚你在楚家，也应该看得出他们小两口是情投意合了吧？”

卫天元笑道：“不错，我看他们的感情也不像只是名分上的兄妹了。嗯，他们的是很适合的一对。”接着笑道：“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你以前说的，我到扬州，可能有一件喜讯等待着我，原来指的就是此事。”

上官飞凤道：“那你可以放心这个小师妹了吧？”

卫天元道：“我和你一样，心上的一块石头，现在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要知未来扬州之前，他还是有点担心师妹对他的余情未了的。

上官飞凤面上一红，说道：“你说你自己好了，不必拉扯上我。你以为我一定非嫁你不可么？”

卫天元忽地叹了口气，说道：“说正经的，小师妹我是可以放心了，但另一件事，另一件事……”

上官飞凤道：“你是说雪君姐姐的下落？”她一时大意，话说出口，才发觉漏了“遗体”两字。

卫天元却没有这样细心推敲，点了点头，就道：“不错，她的遗体不知是谁带走，令我担心！”

上官飞凤道：“其实你不用担心，搬走雪君姐姐遗体的人，料想不会对她怀有恶意。”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假如那人要戕害她的尸体，当场戮尸，岂不省事，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搬回去？此时卫天元已经冷静下来，仔细一想，点了点头。

上官飞凤道：“你放心，过些日子，我自会替你查个水落石出。”

卫天元道：“那我预先替她多谢你啦。”

上官飞凤嗔道：“我们已经定了夫妻名分，你还说这样见外的话！”接着叹口气道：“雪君姐姐知道你这样关心她，她死了也当瞑

目了。”

卫天元不觉有点尴尬，说道：“我对你也是一样关心，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上官飞凤道：“你莫误会，我不是妒忌她。”

卫天元道：“我也不是信口开河，哄你喜欢的。你知不知道，为了你，我几乎和丁大叔、楚大侠打起架呢！”

上官飞凤道：“哦，为了我？怎么回事？”

卫天元道：“他们说，有一班人定了昨晚三更要来这里捉拿你，……”上官飞凤道：“因此，你马上就想回来与我有难同当，对么？”卫天元道：“不错，但他们却不许我回来。”上官飞凤笑道：“那也是为了你好呀！”

卫天元道：“我知道，但我怎能让你独自承担灾难，是死是生，咱们都应该在一起的，对不对？”

上官飞凤泪盈于睫，说道：“卫郎，你对我这样好，即使我现在就死，也甘心了。”

卫天元道：“咱们还要百年偕老的呢，我怎能让你就死？但想不到不是我赶回去救你，却是你赶来救我。昨晚这里没事吗？”

上官飞凤道：“你走了之后，我是曾发现平山堂那边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走来走去，但丁勃说的那班人，都上楚家去了。对啦，一定是他们侦查的结果，知道你已前往楚家，就以为我也在那里。所以一窝蜂都到楚家来了。我就是因为发现有可疑的人窥伺，而你又迟迟不见回来，才赶去的。”她替丁勃圆谎，编造得合情合理，卫天元自是相信不疑。

上官飞凤道：“希望你明天能够骑马，不能骑马，也可坐车。因为明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宗主之争

卫天元叹道：“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上官飞凤道：“这不关你的事。不错，鹰爪孙已经知道这个所在，公冶弘和我们都是非走不可的。但经过昨晚在楚家的一战，穆

志遥派来的那班鹰爪孙已是伤亡过半，在他们未有新的得力助手调来之前，这里最少也还可以保得几天平安的。”

卫天元道：“那你为什么要走得这样急？”

上官飞凤道：“是爹爹叫申洪、屠壮他们来催我回去的。”

卫天元道：“家里有什么事吗？”

上官飞凤道：“也不是什么大事，是白驼山主想坐爹爹那个位子。”

卫天元道：“令尊是西域十三个门派共尊为‘宗主’的，对吧？”

上官飞凤道：“不错，白驼山主就是要这十三个门派从此不再奉我家的灵旗，改听他的号令。”

卫天元哼了一声道：“想不到他竟有这个胆量，真是不度德，不量力！”

上官飞凤道：“你也不可太过小觑他了，他的武功或许不及爹爹，但他所练的寒冰掌和火焰刀，这两门功夫却是比慕容垂还更厉害，爹爹也未必能够克制他的。何况他还有一个善于使毒的妻子金狐助他，他的手下也不比爹爹少。”

卫天元道：“十三门派中人，甘心拥戴他吗？”

上官飞凤道：“那也说不定啊，我想最少也有一半人会跟从他的吧。”

卫天元道：“为什么？他们不怕‘不奉灵旗，幻剑诛之’？”

上官飞凤道：“因为白驼山主给他们的好处一定会比我爹爹给他们的好处更多。你是知道的，白驼山主用大麻来制炼神仙丸，这些年来，他做这个贩毒生意可发了大财。而且，十三个门派中人，也有不少是上了服食‘神仙丸’的瘾的。”卫天元皱了皱眉，心里想道：“我对争名夺利之事不感兴趣，但这个白驼山主，我却是不能容他作恶！”

上官飞凤道：“爹爹身边缺少得力的帮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当然要赶回去帮助爹爹。”说罢，带着期待的神情，双目注视卫天元。

卫天元微笑道：“俗语说：丑媳妇终须见家翁。反过来说，丑